



富春江七日記

朱 悞

瀟目丹崖翠壑 舉頭石壁荒臺 富春秋盡雁聲哀 世事滄桑屢改
江水泱泱東去 雲山澹澹西來 一竿灘上亦悠哉 千古高風長在

調寄西江月

一 啓程

余昔讀范仲淹詩，想見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每一掩卷，輒令人起山高水長之思。客歲秋稍，嘗漫游至衢江上游，因限於時，常以未至七里瀧爲憾。邇來國步艱難，寇患日亟，家君藏書萬卷，每以兵燹爲虞。因慕建德山水清幽，遂有耕讀之志。乃於二十四年十一月，發自金陵，趨杭州，湖浙江而上，歷覽富陽、窄溪、桐廬、建德諸勝。斯游倉卒，未盡所興，然得於風雨飄搖之中，駕扁舟，溯桐江，謁子陵釣臺，遨遊七里瀧，亦壯游中之快舉矣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曉發杭州，搭杭富公路車，溯之江而上。車初循西子湖南岸行，遠山橫黛，湖光滌翠，蘇隄秋盡，風物尤佳。過六和塔，車傍之江

行，遠望越山千疊，隱現層雲中，東顧碧水平沙，曠渺無際。江流屈折，自富陽而上，爲富春江；桐廬以上，則稱桐江；建德而上，江分三源：正源匯江山常山諸水，是謂衢江，至蘭谿，東陽江自金華來會；東北流至建德，新安江（一稱徽江）自徽州來會。要之皆浙江之別名也。江流宛轉層山中，幽遠而澹泊，雖浩翰不及長江，奇險不及三峽，清麗不及桂江，然於深遠之中，別具秀逸之氣，與西歐之萊茵河，可相伯仲。余嘗謂一山一水，亦有個性，浙江者，水中之高士也。方之子陵，不亦宜乎？

二 赴建德途中

車過富陽，山勢漸高，四顧烟嵐重疊，浮沉白雲間，一路烏柏霜葉，爛然如錦。至新登，係一山城，有浮圖二，垂垂傾矣。自此車行兩山間，可數十里，忽折而左，豁然開朗，江流宛轉，風帆隱隱，隔岸雲山湧現，長嶺迴環，臨江邨舍數十，倒影水中，清晰可觀。山蒼蒼，雲澹澹，江水清泓如鏡，山光雲

影，上下交輝，蓋窄溪也，時值清秋，倍覺秀媚。車沿江西岸行久之，又轉入山中，凡四十里，始抵桐廬。

桐廬瀕浙江上流，當分水桐江之交，以舟車所會，素號佳邑。今雖不逮於昔，然風光秀麗，為游覽必至之地。邑東北隔分水為桐君山，聳臨水上，正對桐江。登其巔，有寺觀一所，浮圖半圮，聳峙其後。寺門額書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」，登樓而望，桐江西來，一派青蒼，風帆隱隱，掠窗而過，下瞰桐廬，勢如建瓴。流連久之，乃由寺拾磴而下，分水北來，宛轉山峽間，丹楓掩映，景至綺麗。下山渡分水至桐廬，更搭桐建公路車直趨建德。

過圓通寺，車沿桐江上駛，旁崖臨水，風光至佳。由桐廬至建德凡九十里，兩岸雲山漸高，深束江流，所以有七里瀧之勝。過俞趙蔣家埠夏安仁楊村諸站，迎面青障阻路，高入青雲，蓋即建德之烏龍山也。車繞出山後，又折而東，始抵建德。山層繞而益密，勢環抱而愈阻，蓋深處羣巒之中，既僻且邃，恍若別一天地矣。

三 建德

余初讀孟浩然詩，「山暝聽猿愁，滄江急夜流；風鳴兩岸葉，月照一

孤舟。建德非吾土，維揚憶舊游。還將兩行淚，遙寄海西頭。」始知建德其名，然未悉其形勝也。今游茲土，始攬其勝，所謂「江闊桐廬岸，山深建德城」，洵非虛語。城前帶徽江，後枕崇嶺，東峯聳秀，西山列屏；而城郭之中，又饒林泉之勝，東湖一區，幽絕人寰，獨怪數百年來，未見知於世也。縣北

為烏龍山，嚴州圖經云：

仁安山在城北一里，高六百丈，周圍一百六十里，舊名烏龍山。其傍當驛路有嶺，亦名烏龍嶺。宣和初臣寮建言，謂龍為君象，嚴州縣山水地名有龍字者當避；及方臘之亂，復言狂賊竊發，由土地之名未正，乞錫以忠順之名，鎮定一方；乃詔州縣嶺名及山與嶺悉改名。

然烏龍山之名，並不因帝王之勅令而消亡，至今仍深入民間。山蒼然高峙，嶙峋聳秀，白雲時出其下，如橫素練。蓋郡城之主峯也。烏龍山東南，當徽江入桐江之口，下臨嚴東關者，為北高峯；隔江遙遙相望者，為南高峯。二峯各有浮圖，南北相對。其他徽江兩岸，雲山重疊，蔚然深秀，不可勝計。徽江上溯徽州，直達屯溪，春夏水漲，江流頗洪，秋冬水落，溪清可鑑，魚介出沒，歷歷在目，而山光雲影，秀色可挹。更有東西二湖：西湖在安泰門外，廣袤五百四十二丈，唐咸通中，刺史候溫開濬，有侯郎中新置西湖詩，詩有「一夕機謀萬古存」之句。東湖在城內偏東，北枕烏龍山，前面南高峯，上承二溪之水，下洩於江，故水源不絕，清可鑒人。（註一）臨湖而望，青山凝黛，浮圖曳影，異日卜居於此，城池而有山林之樂，勝塵世擾攘多矣。余有東湖詩，錄之如左：

東湖幽僻絕塵寰 盡借江南萬疊山

標渺青嵐浮盞出 參差紅樹帶霜殷

謝公遺世有餘恨 嚴子高風未可攀

安得結廬形勝地 白雲明月兩閑閑

建德春秋時屬吳，繼屬越及楚。秦并天下則以為郡，會稽兩郡之境。

漢建安十三年孫吳擊定山越，始置新郡，即今徽嚴兩州之境。是已晉太康中，改爲新安郡，宋齊梁陳咸因之，其分封有新安王，其治郡有新安太守。隋仁壽三年，始以新安遂安桐廬三縣置睦州，領以刺史。唐天寶元年，改睦州爲新定郡。宋宣和三年，始改嚴州，治建德縣，以迄於今。綜觀嚴州方志所載，盛於宋而昌於明。景定嚴州續志云：

州城宣和中知州周格重築，歲久頽圯弗治，至爲樊牆，以限踰越。嘉定癸酉，知州宋鈞復興板築，越一尋有半，乃訖工。築凡東西八百二十有二丈，南北三百四十有四丈，並補者不與焉。今潁江一帶，雄柴如制，累經巨浸，莫能壞，雖離土垣，猶乃堅好。城門八，泊以召去，別諸幫成之，今悉經改作矣。

由此觀之，可見嚴州府城，實創自唐修於宋，且有八門，（東曰望雲，後改朝京；南曰定川，曰安流；西曰安泰，曰和平；北曰嘉熙；東北曰百順，西南曰善利。）皆有門樓。州城之內，復有子城。今門樓皆圯，子城亦廢，而城門亦減而爲六。（東曰興仁，南曰小南門，澄清，西曰武定和義，北曰拱宸門。）考淳熙嚴州圖經，已有戶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，丁十七萬五千九百三十二。景定續嚴州府志，有戶十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，口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。今建德縣屬，人口不過十二萬，蓋自清以還，即已中衰矣。縣多明代石坊，浮雕極精，如縣政府前東西之「承流」、「宣化」二坊，正中大街之「三元坊」（明正統商輅）東湖南岸之「世柱坊」（明御史余思寬余乾貞）其尤著者。清代以降，多湮沒無聞，中經洪楊之亂，半爲灰燼。至今城郭荒涼，閭巷蕭條，然山川靈秀，不減當年，過去史蹟，歷

歷在目。且土可樹藝，泉可灌溉。梓桐、棕、栲、芭蕉、橘、柚之樹，尤爲土產大宗。漆與桐油，爲其特產。然則建德之前途，其未可限量乎？

余來建德，適值零雨之秋，四山名勝，未及遍歷。嘗渡新安江，登南山，造浮圖之巔。景定嚴州續志卷五：

南山與城對峙，展目山之支也。光孝禪寺居之，有浮圖七層。

寺已廢，浮圖屹然尚在。登此而望，建德全城，瞭如指掌，北望烏龍，雲烟變幻，東顧高峯，浮圖聳立。嚴州續志卷五：

高峯山去縣東五里許，仁安山之支也。圓通院居之，累毀爲浮圖在其巔。

按此即北高峯也，下則秋江清澈，緩緩東流，四顧雲山，蒼然靜對，惜無丹青之手，以傳此佳景耳。

建德名勝，更有古建昌宮，俗呼七郎廟，在南門外西三里許，當江流轉折處。西望徽江，自重山峽谷中來，水流晶澈，清可以鑒，「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」，洵不虛也。廟祠潮海王，加封潤糧王，嚴州古多淫祠，神亦不可考。廟殿宇宏麗，有閣三層，高聳江上，自駐軍以後，窗櫺皆盡，今失於修理，垂垂圯矣。

四 秋雨中之七里瀧

世人言浙江風景，多盛稱七里瀧，而不知建德以下，至七里瀧五十里間，雲山重疊，峽谷幽深，七里瀧弗及也。世人游覽名勝者，往往僅至釣臺，殊不知桐江上流風光，更有勝於此者。余既歷覽建德山水，遂買棹順

流而下，冀假一葉之扁舟，飽餐桐江秀色。

104110

曉雨中，發自建德，回首而望，烏龍山半隱白雲間，僅山椒浮現雲端。北高峰猶可觀，但峯頂之塔，則已深藏雲中矣。俯瞰江流，清寒澈骨，雖深可丈餘，猶澄清見底。至嚴東關，為輪航終點，有灘橫亘江面，水流愈急，水色彌清。出灘卽三江之匯，自此江流宛轉，屈曲峽谷中，似阻實通。四面雲山，一江煙雨，風帆隱隱，出沒巒光雲影間，其恬然幽靜，甯然深阻，頗似三峽風景。時東風且急，江濤滾滾而來，舟子挽纜，行於半山間，始獲前進。諺云：『有風七里，無風七十里。』洵非虛語。過午風益急，白雲陣陣，漫山逼嶺而來，遙望前山，盡在霏霧中。沿江荒邨野渡，殊饒風味。北岸有懸壁削成，危崖環抱似城，深谷中蒼松數十株，作虬龍之姿，景至佳勝，而荒寂無人居。桐江兩岸，草萊未闢，異日形勝盡啓，則固不止一釣臺已也。

建德至釣臺，不過五十里，順流而下，無風三四小時可達。今日逆風而行，以午後三時，始入七里瀧，繫纜渡頭，隨謁嚴子陵祠，覽釣臺之勝。

嚴子陵祠創自北宋，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一篇，固炳煥千古，無待多述。至紹興四年，知州顏爲嘗加葺治，名其閣曰客星，軒曰羊裘。八年，知州董弁，作招隱堂於祠之左。淳熙五年，知州蕭燧重修，呂成公爲記。紹定戊子，知州陸子通始創釣臺書院。淳祐辛亥，知州趙汝歷鑿石累土，以

廣其地，益以棟宇，爲三楹，榜曰釣臺書院，歷級而陞爲官廳，左仍先生祠也。羊裘軒客星閣悉仍其舊，以招隱堂廢址爲燕居堂，下爲門廡，榜曰燕居之門。由官廳而右爲講堂，榜曰清風堂，堂之北爲複屋，榜曰遂高堂。

堂之南臨流爲閣，榜曰『雲峯煙水』。又爲四齋，曰明善，在清風堂之左，希賢在其右，曰尚志，在雲峯煙水之左，修己在其右。於是綸釣之地，有弦誦聲矣。改登臺路於書院之右，山腰有亭，以待憩息。東臺舊有亭，更築石亭西臺，對立相望。而芟夷古木，路取徑直，無復盤旋之舊，識者非之。後客星閣淪爲僧寮，頽圯滋甚。景定辛酉，知州錢可則亟修治之，視舊益勝。宋亡，謝皋羽慟哭東臺，遂隱於此，葬於白雲原。於是嚴子陵釣臺之外，復有謝皋羽西臺，實則總稱爲釣臺也。嚴先生祠創始迄今，九百餘年，雖屢經修葺，然荒落滋甚。今則祠宇三楹，行將圯傾，書院學舍，鞠爲茂草，而宋明碑碣，零落風雨之中，文物漸滅，古蹟湮沒，良可惜也。

舟旣旁岸，卽拾級而登，當路有一石亭，樹碑碣二，一書『漢嚴子陵先生釣臺』，一書『宋謝皋羽先生西臺』，書法極爲古茂。仰望東西二臺，壁立千尋，形如雙闕。西臺勢極雄渾，拔地干霄，蒼翠鶻立，東臺較爲磷砢，裂而爲二，有怪石孤高直上，儻立其間，狀如老叟睥睨西望，其客星之化石歟？折而東上，入子陵祠，有石坊一，明萬曆年造，正面大書『漢嚴先生祠』，後面橫題『山高水長』四字。祠宇三楹，中供嚴子陵塑像，從石坊外望，隔岸雲山蒼蒼，下則江水泱泱，瞻仰高風，感懷無已。謫仙詩云：

松柏本孤直 雖爲桃李顏 昭昭嚴子陵

垂釣滄波間 身將客星隱 心與白雲閒

長揖萬乘君 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

邈然不可攀 使我長歎息 冥懷嚴石間

詠子陵詩雖多，然千古以來，當推此詩獨步。『吾亦滄蕩人，拂衣可同調。』

非謫仙瀟灑超塵，不能出此也。西上登釣臺，累石磴千級而上，丹崖翠壑，嶙峋滿目。登雙清亭，居二臺之間，回首江山，杳然深秀。乃上東臺，憩石亭下，時北風愈緊，雲霓愈重，夜色漸深，江光已暝；又登西亭，望東臺懸崖千仞，嶙峋似畫。流連久之，江上暮雲已斂，乃下山歸舟。回首釣臺，猶巍然夜色中；舟至中流，已蒼茫不可復辨矣。

五 夜宿七里瀧

舟行不數里，夜色沉沉，雲濤似墨，而北風正急，舟駛灘上，時觸暗礁，全船震盪，不得已，乃移舟旁岸，作野宿計，權避風雨。遠近數十里內，別無椰舍，僅有二三客舟，同泊於此；夜雨瀟瀟，倍覺荒寒。

余昔讀盧綸詩：

雲開遠見漢陽城，猶是孤帆一日程。

估客晝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

三湘愁鬢逢秋色，萬里歸心對月明。

舊業已隨征戰盡，更堪江上鼓鼙聲。

讀二四語，如身在江州間。繼讀楓橋夜泊，彌切扁舟長征之思。昔人半世江湖，帆影檣聲，時形夢寐，故能寫景寫情，繪聲繪影。今人即有所游，陸則火車，水則汽船，縱有所得，不過走馬看花，又焉能領略真景？今夕風雨孤舟，野渡荒江，已覺別有意境。午夜驟雨忽至，江濤與雨聲相激，作萬馬奔騰之勢，偃臥舟中，但覺潮打船舷，動盪不已。殘更夢回，則雨聲已止，惟北風仍緊。因披衣小立船首，四顧幽寂，遠近諸山，黑影憧憧。時夜雨雖斂，白雲猶凝，雲脚低垂山腹，沉沉下降，而寒風料峭，不耐久立，因歸臥艙中，默

誦七律一首云：

一夜秋風挾海濤，桐江不盡水滔滔。
四圍靜影雲還在，兩岸灘流聲正高。
野渡荒涼無客舍，寒林寂寞繫歸艘。
浮生已許名山去，萬里長征逐雁鷗。

六 歸途

天光未曙，即解纜啓程。時風勢稍殺，而細雨又作。舟行久之，始出七里瀧，峽谷開展，已呈浩渺之勢。拂曉霖雨大作，遠山近水，盡在霏霏之中。又行十餘里，桐君山已隱隱在望，然相去尚有八九里也。計建德至桐廬，爲程不過九十里，順風而下，一日可達；今竟駛一日一夜有半，始抵桐廬。益信『有風七里，無風七十里』之諺，良非虛語。至桐廬，搭長途汽車，直駛杭州。來時所見雲山，盡隱烟雨中。惟烏柏丹楓，著雨更見鮮妍，『霜葉紅於二月花』，不讓杜牧之山行也。

車至杭州，秋雨正急，西子湖畔諸山，盡在有無之中。本欲乘輿再作黃山之行，因霖雨而止。歸京始知黃山初雪，游人已告絕跡。『黃海』之奇觀，不得不待諸異日矣。

註一 光緒嚴州府志：東湖廣袤數十餘畝，明嘉靖年間知府韓叔陽，因旱澇不常，築隄以禦之，遂成巨浸。歲久隄壞，湖水盡從東去，由余浦橋出口。清康熙十一年開濬築壩於湖之左，以防水泄，俾水上正街，自太平橋下繞江家塘直至西湖。淺則雨湖蓄水，漲則由西湖壩出呂公橋以注於江。

註二 本篇參考方志如下：

(一)宋潛熙嚴州圖經 (二)宋景定嚴州續志 (三)清光緒嚴州府志。